

陳子文手抄紫泥法墨跡

武中奇題



一九八四年·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陳子文手抄紫泥法墨跡

武中奇題

印

陈子文手抄《紫泥法》墨迹

供稿：嘉铭 蔚之

责任编辑：胡士尊

封面设计：马世云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十六印张；二印数：七〇〇〇

一九八四年五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号：八一〇二·四八四定价：〇·六五元

前言

陈子文手抄《紫泥法》墨迹，是辗转流传下来的一本册页，除了少数字迹蛀蚀不清外，保存尚属完好。现影印发行。这对于书法艺术爱好者和有心于印泥的制作者，都将有所裨益。

陈子文，浙江海宁人。子文是他的字，名奕禧，又名克恕而字体行，别号颇多。生卒年月不详。王士禛（渔洋山人）《香祖笔记》有『召户部郎中陈奕禧入南书房，命书大小字各三幅，赐御书御制诗……』的记载。《香祖笔记》约作于康熙四十一年、二年，此处所记当即是康熙四十一年之事。据此推测，陈子文应是与王士禛同为康熙时代的人。

据咸丰时的浙江《元和县志》记载，陈子文曾当过安邑县丞、户曹郎、石阡知府。石阡在贵州省，后其兄被任为贵州巡抚，陈子文迴避退职，一度寓居于苏州。后又出任南安知府，并死在任上。

陈子文在当时颇具书名。这从《香祖笔记》中可以略见端倪。《香祖笔记》中还有另一段记载：『张遗瑶星题程青溪侍郎正揆画云「唐六如画学周东村，不啻过之，只为胸中多数百卷书耳」。予评户部子文奕禧书品，亦如此。』《元和县志》也说他『工书法，京朝士大夫多从学者。』又说他由京职调任石阡知府时，因路途遥远缺乏川资，『乃留都下卖字，一月得数千金，以治装至郡。』都城北京，是书法荟萃之地。官位不高的陈子文，能在北京士林中负此重名，足见他书艺之高。从此册书法来看，虽是一篇随手抄录的文字，然写得清丽秀美而流畅劲健。无怪清末著名学者、收藏家张之洞得此册后，作跋称赞陈子文的书法『用笔有法，丰神挺秀，洵为书法名家。』觉得『偶一展玩，心中逾觉清快也。』

此册墨迹是抄录的一篇印泥制作方法。这方法是安徽新安（今歙县）人汪镐京数十年研制印泥经验的总结，所以首行中称为『定本』。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尤其到了明、清之际，书画艺术在美化人们（在封建社会，当然主要是地主阶级的生活中越来越显得重要。而随着书画艺术的发展，篆刻也成为供人欣赏的重要的艺术形式，从而对印泥的使用要求也越来越讲究。文人涉于篆刻，到明代后期于是兴盛起来。尤于黄山南隅古新安郡一带，名家辈出，如何震、程邃、巴慰祖、胡唐诸人，形成声势壮大的『徽派』。随着这发展，自然发生了对印泥制作的研究。汪镐京就是一位对此有浓厚兴趣并积累了比较丰富知识的文人。

印泥的制作方法，古称秘不示人，并非妄言。即现代的『西泠印泥』，其制作方法，仍属保密的。汪镐京是一位对印泥制作有科学态度的有心人。在这篇《紫泥法》中，提及他所制印泥的十个优点都是切于实用出发的，并无虚浮之词。他所述的方法和过程及应注意之处，从现代的眼光看，都符合科学原理。如选硃砂，他提出要『明净』，即无杂质，尤忌道教方士炼丹用过的下脚料，因其中含铁。从现代化学的眼光看，当铁与硃砂混合加热时，便有硫化铁生成。硫化铁为黑色，势必影响印泥质量。又如在『飞膘』时，他提出不宜用井水。从现代化学的角度看，井水属『硬水』，含较多的钙、镁离子和其它金属离子，与硃砂一起会生成钙、镁和其它金属的硫化物，都会影响印泥色泽。再如『乳砂』——研磨，必须转向始终一致，是至今在胶体微粒制备工艺中仍然遵循的。这篇文章还对印泥制作论述中那些虚妄之言进行了驳斥，对印泥的正确使用和保养方法择要介绍，都有所发明。

从陈子文抄录此文来看，此文并未刊印过。陈子文将《紫泥法》的主要内容收入了他刊行于世的《篆刻针度》一书中。汪镐京说自己制的印泥铃后，历十七年仍『艳丽不改毫发』。陈子文在《篆刻针度》的凡例中说：『制涂（印泥）之法，其说不一。而余家所制之涂历久不坏。自信有素，何必称秘？亦细录于后。』可见此法经汪镐京创制，又经陈子文验证，是可靠的好方法。在旧时的文人中，能切实重视到印泥制作的，实在不可多得。而这种不『私

秘』的态度，也是很可贵的，值得发扬。

现在，书画篆刻艺术已经为广大劳动人民所欣赏，所爱好。此篇墨迹在印泥制作工艺史上，有一定价值，对目前为数众多的篆刻爱好者中，有志于印泥制作研究的，也是资参考；而陈子文此篇的书法艺术，也正可供广大书法爱好者借鉴和欣赏。

嘉铭 蔚之

一九八四年元月

原文

紫泥法

新安汪镐京快士红术轩定本

世之言印色者必本于宣和，犹之言墨者本于易水也。易水之法，余乡得之，宣和之秘，未之闻也。盖诸书所载及四方博雅家所藏之方，俱详于制油而略于砂与艾也，且其说又各不一。己未秋，予从冀北归，即坐红术轩中，经之营之，必求尽善尽美而后已，其间妙处，全在染砂、染艾、晒油之三法。既得三法，便成十珍矣。十珍者，一明、二爽、三润、四洁（此四者妙处，在于染砂与艾也）、五易干、六不落、七不泞、八不粘、九不霉、十不冻（此六者又得力在晒油也）。然又恐岁久不能如初，因留一小盏，约过一纪，而后取验。年来鹿鹿，今夏稍闲，乃启前函观之，当时笺上印章之艳丽不减毫发，且越十有七年矣，于是前疑顿释。重将前稿较定成帙，名曰《红术轩紫泥法定本》，或庶乎可以补宣和之秘也。

染砂法

赤如丹砂，乌用染为？其所以期于染者，有不易之理在。盖丹砂钟灵，原有本来真炁护其华彩。印色之制，去其炁而用其质，所以岁渐久则色渐淡。惟画家用之，历岁虽久，颜色如新。岂物有偏胜于彼此耶？工夫不同耳！画家设色，积以成之，所以有烘染一法。是知人力可以保其天真矣。予乃仿之而先染砂。虽触类旁通之意，然而宣和印色至今艳丽，未必不是此法。故曰砂期于染者，一定不易之法也。

选砂要明净，不净则夹铁。不明恐是方士烧炼之余，最宜慎之。乳砂初下，手如左旋，则自始至终俱要左，若右旋，则始终俱右。切忌一左一右。先乾乳，至细，欲栩栩然而飞出，则用烧酒同乳。至无声，再用胶水少许，冲河水飞之。飞不下者，粗也，再乳。飞至紫色者，脚也。脚，去之。先飞下者为漂。浮于漂者，无也。无，弃之。先后飞下者俱晒干，和于一处，再乳，飞一次。无无浮即止。凡飞砂一次，须用滚水出胶一次。凡水要江河，不宜井水。飞净砂四两，用北京金华胭脂十片，以天泉浸取其色水，拌砂晒干。以水完为度。

红艾法

艾本无红，良工苦心，能夺造化。药之五味，各擅其长。艾性温和，红花生新，俱草本也。艾之力在绒，红花之精英在脂而不在质。胭非绒不合。工夫必到为佳。工夫一到，艾便红矣。

艾必蕲州，不独多绒，且性又温暖。制绒不宜见水。先拣净晒干，推之筛之。黑点渐少，再晒磨之。以马尾罗筛，用手搓之。黑尽则绒矣。艾绒一两，用红花膏子一碗浸艾。晒干。膏既尽，艾绒如未大红，加膏再浸晒。必如红宝石为度。

膏子大红，染坊及造纸作坊中俱可买。亦可代北京胭脂。

晒油法

晒油，晒蓖麻子油也。按，蓖麻子壳黑而仁白，秉卦于坎，得令于金，所以有收肠拔毒之能。昔人用之，岂无意焉！盖引用佐使诸味，非其大力，不能统摄。先以凡火炼之，后呈太阳真火煅就。故印色十珍，晒油功居其六也。

蓖麻子油二十四两 白芨五钱 苍术二钱 川附子三钱 肉果一钱 干姜二钱 川椒三钱 全毛狗脊二钱 信一钱 斑毛七个 皂角一钱 同入砂锅熬至滴水成珠。去渣，再加白矾末三钱、无名异末三分，共入磁瓶，晒，以油至十六两为度。

合印色法

制砂一两制油二钱四分先入乳鉢照前乳砂法，顺乳至油不浮砂不沉。再加制艾绒五分，仍前顺乳，三百匝为度。

用印色法

烧烛两处，风头先完，印色十珍，更宜珍重。昔云『笔砚精良，人生一乐』，此精良之在我也。印色增我印章之光华，岂不更亲切于笔研（砚）哉！

作用法

一、慎收贮。旧磁第一，晶玉次之，不宜铜锡，最忌漆器，犀、象及石尤所忌也。
一、养色泽。收贮池中，如攒宝塔，油在四边，常令围养，色则鲜明，又能永远。
一、勤翻调。砂体沉下，油性浮上，翻调既均，和其体性。十日半月宜调一次。印出纸上自然有神。

一、戒动摇。持正按下，切勿动摇。苟一动摇，白文则细，朱文则粗，甚至模糊失其本意。

一、宜拭净。随用随失（拭），务宜洁净。苟若不拭，残物粘滞，能坏印色，更坏印章。

一、宜薄垫。薄则平正，厚则高低。纸以廿四张或三十订成一帙，以备文房。不用书卷，又为敬慎。

一、宜翻晒。春冬日暖，宜晒一时；夏秋日烈，宜晒一刻。更宜慎密，毋使灰落。久而不动，印色自坏。

一、慎霾湿。芒种后霾，概宜高阁。冀北风高，防其灰落；南山烟雨，斥卤卑湿，高藏慎密，又宜常晒。

携远

出外不问涉水登山，必须另换一长磁盛之。上虚其四，防沁油也。油沁不惟坏印色，恐油污他物。须再用一锡套护之。安顿妥贴，载之负之，俱无虞矣！

自种蓖麻子取油法

不择地，不劳人力。清明后夏至前布子，中秋后收之。先晒干，去外包衣，再下锅微炒，连壳捣碎，重下锅，用水少许，煮数沸，见油即取起，以布包，用木板榨下油。晒澄，去脚，取油听用。若收子多，则往油坊打油最易。

歧黄家有言，药须道地，取其真而有效也。独蓖麻油产北方，既难远致，且市者又多杂油，莫若自种取油为妙。况随处布子一粒，即可收五、七升。四升取油一斤，不但可佐文房，若广树之，取油造烛，以荻作薪，又可为陶朱公作一补遗之篇矣。

附 辟谬

谬因妄生，久而成讹。以讹传讹，将安抵止？聊摘数端，以见其概。或曰珊瑚红光显灼，殊不知珊瑚之色，人力为之，其说谬矣。又曰宜入乳金，金碧辉煌。且勿论其理之可否，即据其方而言之：『印色一两，加飞金二十张』，会计金之重仅厘许，岂能久乎？其说又谬矣。更有言加石青能令印色发紫艳者。夫丹砂、石青，同一石也，画家用其色，医家用其味，既不闻于丹青之秘，又不见于歧黄之篇，则其说又谬矣。盖印色之光华艳丽，原在于制度精良。庸人不究物理，希图省力，意谓此可以代彼，所以有种种诸妄，不一而足。故曰谬因妄生。博雅君子，幸毋受其欺也。

补遗

印色有五彩。紫者用紫粉，红者用丹砂，青者用石青，绿者用石绿，黑者用青烟。以蒸蜜同烧酒（等分不拘）某□□□调匀，再入艾绒拌用。皆尝试之。只可随制随用，不能留信宿。或云此古法也，载之以备考。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南皮张之洞观

光緒丁未五月，自睦州来武林，购得此册。考册尾捺印，知为海昌陈香泉先生所书，用笔有法，丰神挺秀，洵为书法名家。六月，旋睦携以自随，篷窗雨过，顿忘炎暑，偶一展玩，心目中逾觉清快也。

六月四日舟泊钓台下题 久齋

蔚之保存

紫泥法

新安汪錫東快士紅朮軒定本

世之言印色者必存於宣和猶之言墨者本于易水也易水之法余鄉傳之宣和之秘未之聞也蓋諸書所載及四方博雅家所藏之方俱詳于製由而略於砂与艾也且其說又各不一已未秋予從冀北歸即生紅朮軒中經之營之必求盡善

盡美而後已其間妙要全在染砂染艾
晒油之三法既得三法便成十珍矣十珍
者一明二爽三潤四潔法四者妙要在于
染砂與艾也五易乾六不落七不洩八
不粘九不霉十不凍法六者又得力至
曝油也然又恐歲久不能如初因留一
小箋約過一紀而後取驗年才庶合要
稍閑乃所前函觀之當時第上印章

之艷隔不減毫髮且越十有六年矣於
是前疑頓釋重將前摹較定成帙名
曰紅木軒紫泥法定本或庶乎可以
補宣和之秘也

染砂法

未如丹砂烏用染為其所以期於染者
有不易之理在蓋丹砂鍾靈原有存身
真色護其華彩印色之製亦至悉而

用其質所以歲漸久則色漸淡惟面家
 用之歷歲雖久複色如新豈獨有偽
 勝於彼乎邪工夫不同耳畫家設色
 積以成之所以久烘染一法是知人力可以
 保其天生矣予乃仿之而先染砂
 雖觸類旁通之意然而宣和印色至
 今豔麗未久不足法故曰砂形于染
 者一不不易之法也